

書叢科百周中

曲詞談

著維國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3188B

行發社版出周中

中 周 叢 書

陶百川著：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七版）

每冊一百元 寄費加一成

朱光潛著：談 修 養（二版）

每冊一百四十元 寄費加一成

蔣星德著：中國四大政治家評傳（二版）

每冊一百二十元 寄費加一成

陶百川主編：蔣主席的生活和生活觀

每冊一百元 寄費加一成

中 周 出 版 社

重慶民生路三六號附號一號二樓

中周百科叢書編輯要旨

(一) 本叢書之宗旨，在將人生必需之知識技能，以最經濟的方法，(包含文字的經濟，紙張的經濟和價格的經濟)，供給一般讀者。

(二) 本叢書暫分下列十類——哲學、文學、科學、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史地、技術、人物。第一期兩百種，分爲八輯，每輯二十五種。於民國三十四年中出齊。(第一輯已於三十三年九月出版)。

(三) 本叢書材料之來源，一爲特撰及特譯，二爲古書及絕版書之提要或註釋，三爲時論之有系統的整理。一項材料約佔全部半數以上。

(四) 讀者對本叢書之觀感及興趣，極爲同人所欽知，擬請不吝賜告，以爲改進之參考。讀者如有合於本叢書宗旨及體例之新舊佳構，惠寄本叢書編輯部接洽出版，同人竭誠歡迎；如不合用，則當掛號璧返。

談詞曲——目次

談詞曲……

談詞曲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一)，『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二)，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三)，『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四)，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

以物觀物，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謂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註(一)馮延巳鵲踏枝云：「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籠鎖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台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註(二)秦觀踏莎行云：「霧失台樓，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柳江幸自遶椰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註(三)陶淵明飲酒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註(四)元好問穎亭留別詩云：「故人重分攜，臨流駐歸駕。乾坤展清眺，萬景若相借。北風三日雪。太素乘元化。九山鬱崢嶸，了不受陵跨。」

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懷歸人自急，物態本閒暇。蜚觴負吟嘯，塵土足悲咤。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畫。」

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至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壯美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也必從自然之法律，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紅杏枝頭春意鬧』(一)，着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二)，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註(一)宋子京玉樓春云：『東城漸覺春好，縠羅波汶迎客棹。綠楊煙

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

註（二）張先天仙子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還，臨晚景，傷流景，往事有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簾翠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一），何遠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二）。『寶簾閒掛小銀鈎』（三），何遠不若『霧失樓台，月迷津渡』也。

註（一）杜甫水檻遣心云：『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註（二）杜甫後出塞去：『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筋數聲動，壯士慘不羸，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蘇東坡《秦觀浣溪沙》云：「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鶯無賴似窮秋，淡煙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掛小銀鈎。」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盡。」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玩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

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一)，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後世惟范文正之「漁家傲」(二)，夏英公之「喜遷鶯」(三)，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

註(一)李白憶秦娥云：「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

色，灑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註(一)范文正公漁家傲秋思云：「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註(二)夏竦喜遷鶯云：「霞散綺，月垂鈎，簾卷未央樓。夜涼銀漢截天流，宮闕鎖清秋。瑤台樹，金莖露，風飈香盤烟霧。三千珠翠擁宸游，水殿按涼州。」

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閑約，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劉融齋謂飛卿精豔絕人，差近之耳。

「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一)，其詞品似之。

「絃上黃鶯語」，端已語也(二)，其詞品亦似之。正中詞品，若欲於其詞句中求之，則「和淚試嚴妝」(三)，殆近之歟！

註(一)温庭筠(飛卿)金荃詞更漏子云：「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香霧薄，透簾幙，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

註(二)韋莊(端已)浣花詞菩薩蠻云：「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捲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琵琶金翠羽，絃上黃鸝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

註(三)馮延巳菩薩蠻云：「嬌聲堆枕釵橫鳳，溶溶春水楊花夢。紅燭淚闌干，翠屏烟浪寒。綿蠻催畫箭，玉佩天涯遠。和淚試嚴妝，落梅飛曉霜。」

南唐中主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一)，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鷓鴣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二)，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註(一)南唐中主浣溪沙云：「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鷓鴣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無限恨，倚欄干。」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已之詞，骨秀也。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一)，『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二)，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

註(一)李後主烏夜啼云：『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註(二)李後主浪淘沙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亦卽爲詞人之長處。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一），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然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註（一）宋徽宗燕山亭云：「裁翦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閒院落盡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

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

正中詞除「鵲踏枝」「菩薩蠻」十數闋最煊赫外（一），如醉花間之「高樹鵲巢，斜月明寒草」（二），余謂韋蘇州之「流螢渡高閣」（三），孟襄陽之「疏雨滴梧桐」（四），不能過也。

註（一）鵲踏枝云：「幾日行雲何處去？忘却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日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飛來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悠悠夢裏無尋處。」

註（二）醉花間云：「晴雪小園春未到，池邊梅自早，高樹鵲銜窠，斜月明寒草。山川風景好，自古京陵道。少年看却老，相蓬莫厭醉金杯，別離多，慳會少。」

註（三）韋應物寺居獨夜寄崔主簿詩云：「幽人寂不寐，木葉紛紛落。寒雨暗深更，流螢渡高閣。坐使青燈曉，還傷夏衣薄。寧知歲方晏，離居更蕭索。」

註(四)孟浩然斷句云：「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

歐九「浣溪沙」「綠楊樓外出秋千」，晁補之謂只一「出」字便後人所不能道。(一)，余謂此本于正中「上行杯」「柳外秋千出畫牆」(二)，但歐語尤工耳。

註(一)歐陽修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似尊前！」

註(二)上行杯云：「落梅著雨消殘粉，雲重烟輕寒食近。羅幙遮香，柳外秋千出畫牆。春山顛倒釵橫鳳，飛絮入簾春睡重。夢裏佳期，祇許庭花與月知。」

梅聖俞「蘇幕遮」「落盡梨花春事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烟老」，劉融齋謂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一)，余謂馮正中(二)，「玉樓春」「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眉黛蹙」。永叔

一生似專學此種。

註(一)梅堯臣蘇幕遮云：「露隄平，煙墅香，亂碧萋萋，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窄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玉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烟老。」

註(二)玉樓春云：「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縱目。北枝梅蕊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眉黛蹙。」

人知和靖「點絳脣」(一)，聖俞「蘇幕遮」，永叔「少年遊」三闋(二)，爲咏春草絕調，不知先有正中「細雨濕流光」五字(三)，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

註(一)林和靖點絳脣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

註(二)歐陽修少年游云：「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魂與離魂。更那堪

疏雨滴黃昏，更特地憶王孫。」

註(二)馮延巳南鄉子云：「細雨濕流光，芳草年年與恨長。烟鎖鳳樓無限事，茫茫！鸞鏡鴛鴦，兩斷腸，魂夢任悠揚。睡起楊花滿繡牀，薄倖不來門半掩，斜陽！負你陽春淚幾行！」

詩兼葭一篇(一)最得風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二)，意頗近之。但一儷落，一悲壯耳。

註(一)詩秦風兼葭云：「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兼葭蒼蒼，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註(二)晏殊蝶戀花云：「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采箋無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一)，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二)，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草繫在誰家樹」(三)，似之。

註(一)詩小雅南山第七章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註(二)陶淵明飲酒詩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瓦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轍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註(三)馮延巳「鵲橋仙」第十一首見前註。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一)，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二)，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註(一)柳永鳳樓語云：「佇立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烟光殘照裏，無言誰會危欄意。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

註(二)辛棄疾青玉案云：「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風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永叔「人同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東風容易別」(一)，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註(一)歐陽修玉樓春云：「尊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

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離歌且莫翻新闕，曲能教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知與春風容易別。」

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南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二）小山矜貴有餘，但可方駕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

註（一）淮海居士滿庭芳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少游詞境最淒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一），則變而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一語，猶爲皮相。

註（一）此句見踏莎行，見前註。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恨兮，雲霏霏而承宇」；「樹樹皆秋色，山山盡落暉」；「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氣象皆相似。

昭明太子稱陶淵明詩「跌宕照影，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王無功稱薛收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詞中皆少此二種氣象。前者惟蘇東坡，後者惟姜白石略得一二耳。

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年游」，雖作豔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妓之別。

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爲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一），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繡轂雕鞍」（二）所以爲東坡所譏也。

註（一）周邦彥解語花元宵云：「風銷焰蠟，露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澹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門如畫，嬉笑遊冶。銅車懸帕，相逢處，自有階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

註（二）秦觀水龍吟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朱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斜陽院，落紅成陣飛鴛鴦。玉佩丁東別後。恨佳期參差難又。名釐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

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台」「霸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爲工，則古今類書俱在，又安用詞爲耶！宜其爲「提要」所譏也。

美成「青玉案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一)，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覺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猶有隔霧花之恨。

註(一)周邦彥蘇幕遮云：「燎沈香，銷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簷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

東坡「水龍吟」「咏楊花(一)」，和而似原唱；章質夫

詞，原唱而似和。韻才之不可遇也如是。

註(一)蘇軾楊花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却似，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邦卿『雙雙燕』次之(一)。白石『暗香疏影』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着。視古人『江邊一樹垂垂發』(二)等句何如耶！

註(一)史邦卿雙雙燕云：『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羞池欲往，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離梁藻井，又輕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晚歸，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闌獨凭。』

註(二)杜甫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東閣觀梅動詩

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迎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早夕催人自白頭。」

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暉，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

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一）『空梁落燕泥』（二），此二句妙處，唯在不隔。詞亦如是。卽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遊詠春草上半闋云：『闌干十二獨愆春，晴碧遠連雲，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

「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隔矣。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樓凝望久，嘆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

註（一）謝靈運登池上樓云「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作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狗祿反窮海，臥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嶺嶽，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改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註（二）薛道衡昔鹽云：「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寶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恆見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鶴，倦寢憶晨鷄。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

燭遊！」『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寫情如此，方爲不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寫景如此，方爲不隔。

古今詞人調格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終不能與於一流作者也。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蕩滑稽，以其粗蕩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

學也。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卽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干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

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白石雖似蛻塵埃，然終不免局促轅下。

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爲狷。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輩，面目不同，同歸于鄉愿而已。

稼軒中秋飲酒達旦，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以送月曰：『可憐今夜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詞人想像，真悟月輪遠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悟。

周介存謂：『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劉融齋謂：『周旨蕩而史意貪』，此二語令人解頤。』介存謂：『夢窗詞之佳者，如水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極，追尋已遠。』余覽夢窗甲乙丙丁稿中實無足當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一）（二）語乎！

註（一）吳文英踏莎行云：『潤玉籠綉，檀櫻倚扇，繡圍猶帶脂香。淺榴心空，疊無裙紅，艾枝應壓愁鬢亂。午夢千山，窗蔭一箭，香般新褪紅絲腕。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

夢窗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一語以評之曰：『映夢窗凌亂碧』。玉田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玉老田荒。』

『明月照積雪。』（一）『大江流日夜』（二）『中天

懸明月。』(三)『黃河落日圓』(四)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於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五)如夢令之『萬帳穹盧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六)差近之。

註(一)謝靈運歲暮：『殷憂不能寐，苦此夜難顏。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運往無淹物，年逝覺已催。』

註(二)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鵝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野羅者，寥廓已高翔。』

註(三)見杜甫出塞，全詩錄前。

註(四)王維使至塞上詩云：『單車欲向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

註（五）納蘭容若長相思云：「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註（六）如夢令云：「萬帳窮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歸夢隔狼河，又被河聲攪碎。還睡，還睡，解道醒來無謂。」

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陸放翁跋花間集，謂：「唐宋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駁之謂：「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五十斤則運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謂詞必易於詩，余未敢信。善乎陳臥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于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

餘，故其所造獨工。』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以此也。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逐多，自成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詩之三百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其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調四題，并古人無題之詞亦爲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卽曰此某山某水、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矣。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

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以衡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矣。

人能于詩詞中不爲美刺投贈之篇，不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于此道已過半矣。

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鎮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卽于此見。不獨詩爲然，填詞家亦不可不知也。

近體詩體製，以五七言絕句爲最尊，律詩次之，排律最下。蓋此體于審興言情，兩無所當，殆有韻之騁體文耳。詞中小令如絕句，長調如律詩，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則近于排律矣。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夢見。

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草共憂樂。

『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一一）。『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久貧賤，輒軻長苦辛』（一二）。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但覺其精力彌滿。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之病，而遊詞之病也。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而孔子曰：『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惡其遊也。

註(一)古詩十九首第二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註(二)古詩十九首第四首：『今日良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禮由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轍軻常苦辛！』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此元人馬東籬『天淨沙』小令也。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家，皆不能辦此也。

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沈雄悲壯，爲元曲冠冕。

。然所作『天籟詞』，粗淺之甚，不足爲稼軒奴隸。創者易工，而因者難巧歟！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讀者觀歐秦之詩遠不如詞，足透此中消息。

白石之詞余所最愛者亦僅二語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一）。

註（一）踏莎行感夢而作：『燕燕輕盈，鶯鶯嬌軟，分明又向華胥見。夜長爭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別後書辭，別時針線，離魂暗逐郎行遠。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爲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詞佳者絕少，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卽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于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若寫之於詞者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爲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

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

散文易學而難工，駢文難學而易工，古體詩難學而易工，小令易學而難工，長調難學而易工。

古詩曰：「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

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天才。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

詞家多以景寓情，其專作情語而絕妙者，如牛嶠之「甘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一）顧夔之「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二）；歐陽修之「衣帶漸寬終不悔

，爲伊消得人憔悴』；美成之『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晌留情』(三三)。此等詞，求之古今人詞中曾不多見。

註(一)牛給事詞菩薩蠻云：『玉爐冰簟鴛鴦鏡，粉融香汗流山枕，簾外曉鐘聲，斂眉含笑驚。柳陰煙漠漠，低鬢蟬釵落，須作一生拚，費

君今日歡。』

註(二)顧太尉詞訴衷情云：『永夜拋人何處去！絕來音。香閣掩，眉斂，月將沉，爭忍不相尋，怨孤衾，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

註(三)慶春宮越調云：『雲接平岡，山圍寒野，路回漸轉孤城。衰柳啼鴉，驚風驅雁，動人一片秋聲。倦途休駕，淡煙裏，微茫見星。塵埃憔悴，生怕黃昏。離思牽引，華堂舊日逢迎，花豔參差，香霧飄零。絃管當頭，偏憐嬌鳳，夜深簧暖笙清；眼波傳意，恨密約匆匆未成。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晌留情。』

詞之爲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言氣質，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

長調自以周、柳、蘇、辛爲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詞，精壯頓挫，已開北宋之先聲。若屯田之「八聲甘洲」，（一）東坡之水調頭歌（二），則佇與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

註（一）柳耆卿八聲甘洲云：『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長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註（二）水調歌頭中秋歡飲兼懷子由：『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時

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稼軒賀新郎詞送茂嘉十二弟（一），章法絕妙，且語之有境界，此能品而幾於神者。然非有意爲之，故後人不能學也。

註（一）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云：「綠樹聽鶉鳩，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辇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烈，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詞家時代之說，盛于國初。竹垞謂：「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後此詞人，羣奉其說。然其中亦非無巨眼者。周保緒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又曰：「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

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卽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潘四農曰：『詞濫觴于唐，暢于五代，而意格之閑深曲摯，則莫盛于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劉融齋曰：『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沉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只是掉轉過來。』可知此事自有公論。雖止奔詞頗淺薄，潘劉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則與明季雲閣諸公同一卓識也。

宋尙木蝶戀花『新樣羅衣渾棄卻，猶尋舊日春衫著』
〔一〕，『頓復堂蝶戀花』『遠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
樂許』〔二〕，可謂寄興深微。

註〔一〕宋尙木詞云：『寶枕輕風秋夢薄，紅斂雙蛾，顛倒垂金雀。』

新樣羅衣渾棄卻，猶尋舊日春衫著。偏是斷腸花不落，人苦傷心，鏡裏顏非昨。曾誤當初青女約，祇今霜夜思量著！

註（二）復堂詞蝶戀花云：「帳裏迷離香似霧，不燼爐灰，酒醒聞餘語。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草百從渠許。蓮子青青心獨苦，一唱將離，日日風兼雨，豆蔻香殘楊柳暮，當時人面無尋處。」

文文山詞風骨甚高，亦有境界，遠在聖與叔夏公謹諸公之上。亦如明初誠意伯詞，非季迪孟載所敢望也。

和凝長命女詞「天欲曉，宮漏穿花聲繚繞，窗裏星光少。冷霞寒侵帳額，殘月光沈樹杪。夢裏錦帷空悄悄，強起愁眉小。」此詞前半不減夏英公喜遷鶯也。

自竹垞痛貶「草堂詩餘」而推「絕妙好詞」，後人羣附和之，不知草堂雖有變渾之作，然佳詞恆得十之六七，絕妙好詞則除張范辛劉諸家外，十之八九皆極無聊賴。

之詞。古人云：『小好小慚，大好大慚』，洵非虛語。
余友沈昕自巴黎寄余蝶戀花一闋云：『簾外東風隨
燕到，春色東來，循我來時道。一霎圍場生綠草，歸遲
卻怨春來早。錦繡一城春水繞，庭院笙歌，行樂多年少
。著意來開孤客抱，不知名字開花鳥。』此詞當在晏氏
父子間，南宋人不能道也。

『君王枉把平陳業，換得雷塘數畝田』，政治家之
言也。(一)『長陵亦是閒邱隴，異日誰知與仲多』，詩人
之言也。(二)政治家之眼，域於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
通古今而觀之。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
家之眼。故感事懷古等作，當與詩詞同爲詞家所禁也。

註(一)此詩係悼煬帝平陳大業不能久保，僅留區區葬身之所。此意

是專尋煬帝一人之得失，不得移之於古今任何人也。

註(二)此詩意謂由死後論之，則漢高祖亦何殊於其弟，同荒沒於邱隴而已。憑弔一人而古今無數人無不可同此感慨，此之謂詩人造情之偉大。

「滄浪」「鳳兮」二歌，已開「楚辭」體格，然楚辭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而後此之王褒，劉向之詞不與焉。五古之最工者，實推院嗣宗、左太冲、郭景純、陶淵明，而前此曹、劉，後此陳子昂、李太白不與焉。詞之最工者實推後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後此南宋諸公不與焉。

唐五代之詞，有句而無篇，南宋名家之詞，有篇而無句。有篇有句，唯李後主降宋後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而已。

明季國初諸老之論詞，大似袁簡齋之論詩，其失也。

纖小而輕薄。竹垞以之論詞者，大似沈歸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東坡之曠在神，白石之曠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爲營三窟之計，此其所以可鄙也。

彊村詞余最賞其浣溪沙『獨鳥衝波去意閒』二闋（一），筆力峭拔，非他詞所能過之。

註（一）彊村浣溪沙云：『獨鳥衝波去意閒，曉霞如赭水如殘，爲誰無盡寫江天！並舫風絃彈月上，當窗山髻挽雲還，獨經行地未荒寒。』又云：『翠阜紅崖夾岸迎，阻風滋味暫時生，水窗宮燭淚縱橫。禪悅新耽如有會，酒悲突起艦無名，長川孤月向誰明！』

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者。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

如焦里堂『易餘籥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取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余謂律詩與詞固莫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尙屬疑問，若元之文學，則固未有尙於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

蓋元曲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在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

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際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

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抑又其次也。

自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也。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一)，「梧桐雨」(二)，「西蜀夢」(三)，「火燒介子推」(四)，「張千替殺妻」(五)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六)，紀君祥之「趙氏孤兒」(七)，劇中雖有惡人之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卽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爲之。然武漢臣之「老生兒」(八)，關漢卿之「救風塵」(九)，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寧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

註(一)漢宮秋雜劇，馬致遠撰，記王昭君事，以漢元帝于宮中憶之，故云漢宮秋。曲海漢宮秋提要略云：「單于呼韓邪，請公主和婚。時元帝以後宮寂寞，毛延壽請選良家女入宮，圖形以進，按圖臨幸。延壽大索賄賂，王嬙獨無，延壽毀其狀，嬙不得幸。後於宮中彈琵琶，帝聞召見，遂獲大寵，知延壽納賄將殺之，延壽逃入單于，圖嬙以獻。單于呼韓邪來朝，請居光祿塞下，求公主和婚，按圖索嬙，帝不許，朝臣皆請從之。嬙亦願以身報國。遂從之出塞，行至黑水，嬙投水死。單于感其義，葬之，而縛延壽送漢。元帝在宮中，秋夜憶嬙，形諸夢寐，醒而單于解延壽至，乃斬延壽祭嬙。中外和好如初。」

註(二)梧桐雨雜劇，白仁甫撰，采白居易長恨歌中「秋雨梧桐葉落時」句，以爲目標。曲海梧桐雨提要略云：「張守珪爲幽州節度使，裨將

安祿山失機當斬，惜其驍勇，械送至京。丞相張九齡請誅之，明皇不從，召見，授以官。時貴妃方寵幸，命以綠山爲義子，賜洗兒錢。後與楊國忠不協，爲范陽節度使。七月七日，妃陪上宴于長生殿，賜金釵細盒，酒酣，戲牛女事，對星而盟，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天寶十四載，方食荔枝，祿山反報至，倉皇幸蜀，次馬嵬驛，軍譁不行。龍華將軍陳元禮，請誅楊國忠，既誅，軍譁不止，元禮復以貴妃爲請，明皇不得已，令高力士引至佛堂中自盡，六軍始行。肅宗收京，上皇居西宮，懸貴妃像于宮中，朝夕相對。一夕夢與妃相見，而爲梧桐雨驚醒，怨梧桐雨不盡云。」

註(三)西蜀夢，關漢卿撰，其大意云：敘關羽戰死荊州，張飛爲其復仇，中途反遇害。劉玄德遂盡起西蜀之師，爲二人雪恨，嘗在夢中與關張相見，玄德悲痛至極，感傷不已。

註(四)火燒介子推，狄君厚撰，大意略謂：晉獻公聽驪姬之譖，貶

東宮太子申生重耳於葦地爲民。申生死，重耳出亡，賴介子推割股相救，其功甚偉。重耳後爲晉文公，介子推負母隱于綿山，不及祿，或勸其母作龍蛇歌以諷晉文公，其母不聽。晉文公悟，求子推，不能得，乃火綿山，

子推與母俱爲火焚斃于山中云。

註（五）張千替殺妻，失撰者姓名，大意謂：張千本是提刀屠者，受員外賞識，結爲兄弟。員外有事他往，而張千與員外之妻同掃祖墳，在春景濃麗之時，員外之妻觸景生情，竟欲迫通張千，幸張千不忍背恩負義，堅執不從。及員外還里，在夜深酒醉之時，員外之妻欲圖害之。事爲張千所覺，因替義兄殺之以絕禍根。員外旋解開封府，經包待制引問，張千直言不諱，案乃大白。

註（六）寶娥冤，關漢卿撰。寶娥冤連楔子共五幕。楔子中敘述一個楚蔡州婆，家頗小康，單生一男。另有一寶秀才者，名天章，向蔡婆借銀數十兩，而無力償還，自己亦欲進京，不得已將女兒名端雲者給了蔡婆爲媳，改名寶娥。這就是全劇中重要主角。蔡婆即收了媳婦，便收些盤川送與寶秀才進京應舉。第一幕敘述一件意外的遭遇，即賽盧醫借了蔡婆的錢而不能還，便把蔡婆誘至郊外，用繩絞死，此時婆之子已死，恰值張驢兒與其父上場救之，賽盧醫潛逃。全劇中的波瀾便由此掀起。張驢兒與其父仗着救活恩惠，隨蔡婆歸家，其父欲娶蔡婆而自己欲娶寶娥，寶娥則執意

不肯再嫁。第二幕敘述張驢兒路遇賽盧醫，欲毒死蔡婆，向賽盧醫索毒藥，由此即可將竇娥娶來。不料他雖有了毒藥，而被伊父誤吃死。張驢兒在慌張中，強指竇娥所爲，告之於官，將竇娥定了死罪。第三幕敘述竇娥被殺的情形。這一幕乃是全劇的最高點，亦是世界上最慘痛文字之一。竇娥臨死時說：她如是冤枉而被殺，則頸血將飛濺在丈白練上二，而天亦必下雪。果然一切都應了她的預言。第四幕敘述竇天章做了廉訪史，到得楚州，調閱案卷，竇娥的鬼魂向伊父哭訴。天章立即挈張驢兒和賽盧醫，給以相當的罪刑，報了竇娥的冤。

註（七）趙氏孤兒，紀君祥撰，曲海提要略云：「晉靈公時，文臣趙盾武臣屠岸賈。賈欲害盾，使鉏麇刺之，麇觸槐死。靈公賜賈神藥，賈閉之密室三四日，不與飲食，更以草紮盾狀，置羊心肝於草中，出神藥，使剖而噉之。且言於靈公曰：『藥能識邪佞。』靈公使試于朝，藥噬盾，提彌博殺之。盾出，賈預毀其車馬，盾昔所救桑間餓夫靈輒，掖之而去。賈復言於靈公，誅絕趙氏一門三百口，盾子朔亦賜死。朔妻公主有遺腹子，賈搜之甚急，朔門下程嬰，以醫得見公主，公主以孤授嬰而自縊死。嬰藏

孤子藥籠中。時爲賈守公主門者，韓厥也。厥與朔有舊，知嬰藏孤而出，縱之使去，亦自刎。然賈索孤益急，欲盡收國中小兒手刃之。嬰攜孤投公孫杵臼，將使杵臼匿孤，而已則挾所生兒，令杵臼告諸岸賈，與兒俱死。杵臼以己年老，恐不及視孤成立，乃使嬰以所生兒易孤，置山中往告岸賈，謂孤在杵臼家。岸賈執杵臼，卽令嬰拷之，杵臼死，岸賈殺嬰子，德嬰，以孤爲嬰所生，養爲義兒，教以兵法，而令嬰教以詩書。越二十年，嬰乃以盾與孤遭岸賈害，及厥與杵臼之死狀，共作一圖，對之而泣，孤疑而詢，始告之。孤乃告晉君六卿，殺岸賈，滅其家，以報積讎。晉君使復姓嬰爵，而褒諸義士。」

註（八）老生兒武漢臣撰，曲海提要略云：「東昌劉從善，娶李氏，垂老無子，有女曰引孫，贅壻曰張郎。從善之弟從道早亡，有子曰引孫，從善撫之甚篤。其妻李氏甚憎之，尤爲張夫婦所不容。從善乃以銀百兩，草房一所，與引孫令獨居，訓蒙以自活。從善家本厚，憤妻女與媳之逐其姪，乃取藏券悉焚之。有婢小梅懷孕，從善他出，囑妻女善視之。女輟耕相與謀曰：「小梅有子則家產無復望矣。」乃移置小梅于別屋，與從善妻

同告從善曰：小梅有私，潛逃不知所之矣。從善心疑，然亦無可如何，浩嘆而已。旋念老而無子，皆宿孽所致，於是至開元寺捨財布施米，救濟貧人。時引孫亦貧甚，來求錢，而鑄爲張婿掌握，不肯給鈔。從善陰以銀二錠付引孫去。值清明節，從善命婿備祭具掃墓，而囑其夫婦先往墓所陳設，二老當繼至，則不見張夫婦，而墓有焚紙一陌，燒酒一杯。徐迹張夫婦，則自往張墓設祭。從善大悲惋，妻亦悟婿不可爲後也，俄而引孫荷鍤來增土，向所謂一陌一杯乃其所奠也。於是夫婦皆持引孫泣，攜之歸，產業悉付之，而拒張夫婦。張夫婦皆內慙，求昔所置別屋之小梅，則已生子三歲矣。小梅雖置別屋，張夫婦仍以衣食稍稍給之，故得存活。至是引見從善，具道其詳。從善大喜，以家貲分而爲三，一以與女，一以與姪，一以與子。

註（九）救風塵雜劇，關漢卿撰，曲海提要略云：『汴梁歌者宋引章，與鄭州人周同知之子周舍暱。周舍願娶，引章願嫁，而秀才安秀實亦曾與引章有約。引章義妹趙盼兒，妓中之豪也，秀實挽盼兒通辭于引章，以探其意。引章方與周舍情甚濃，盼兒力勸其當從秀實。引章不聽，竟嫁于

周舍，于是秀實欲赴京應舉，盼兒曰：『姑緩，我嘗有以相復也。』周舍
挾引章歸鄭州，不半歲，日加廢撻，引章不能堪，作書與盼兒求救，且深
悔不從昔日之言。盼兒乃盛設裝具，買車馬，止宿店客，濃妝冶抹，矚
張小簡者往勾周舍。周舍既貪盼兒又怒引章，遂以休書付引章而逐之。盼
兒預約引章至店，相楚潛行。索引章所得休書易以他紙。周知盼兒引章俱
去，追及於路，奪引章休書毀之，而告于官。不知其休書之已易也。舍謂
盼兒設計誑其婦，盼兒亦告舍強佔有夫之婦，且既已願休，又復誣告，因
出真休書為據，而指秀實為引章之原夫，盼兒其媒證也。舍辨不能勝，官
乃杖舍，以引章歸秀實云。

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
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
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
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
元曲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構有勝於前人者，唯意

境則爲元人所獨擅。

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

元曲分三種：雜劇之外，尙有小令與套數。小令只用一曲，與宋詞略同，套數則合一宮調中諸曲爲一套，與雜劇之一折略同。但雜劇以代言爲事，而套數則以自敘爲事，此其所以異也。元人小令套數之佳，亦不讓于其雜劇。茲各錄其最佳者一篇，以示其例，略可以見元人之能事也。

小令——天淨沙：

「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套數——秋思：

「（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
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
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
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踪與兔穴。多少豪傑
，鼎足二分半腰折。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不待
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如鐵。空辜負錦堂
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晚來清鏡
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裝
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

偏宜房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竹籬茅舍。（離亭宴煞）
蛩吟罷，一枕才寧貼。鷄鳴後，萬事無休息。算名利何
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
。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滴黃花
，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
。囑付與頑童記着：便北海探我來，道東籬醉了也。」

天淨沙小令，純是天籟，彷彿唐人絕句。馬東籬秋
思一套，周德清評之以爲萬中無一，明王元美等亦推爲
套數中第一，誠定論也。雖與元雜劇無涉，可知元人之
於曲，天實縱之，非後世之人所能望其項背也。

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然以其年代及
造詣論之，寧稱關白馬鄭之爲妥也。關漢卿一空倚傍，

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爲元人第一。白仁甫烏東籬高華雄渾，情深文明。蘇德輝清麗芊綿，自成馨逸。均不失爲第一流。其餘回家，均在四家範圍內，惟宮大用瘦硬痛神，獨樹一幟。

以唐詩喻之，則漢卿似白樂天，仁甫似劉夢得，東籬似李義山，德輝似溫飛卿，而大用則似韓昌黎。

以宋詞喻之，則漢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蘇東坡，東籬似歐陽永叔，德輝似秦少游，大用似張子野，雖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則略相似也。(一)(二)(三)(四)(五)

註(一)王氏以白樂天柳耆卿歐漢卿爲一組，其風格可概以淺俗目之。徵錄作品如下：

白樂天「夜聞歌者」——「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鄉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

帆樯立，鸂鶒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凄切？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說。」

柳耆卿「晝夜樂」——「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拼，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

關漢卿「謝天香」第三折——「我往常在風塵，爲歌妓，不過多見了幾個筵席，回家來仍作個自由鬼，今日倒落在無底磨牢籠裏。」

註（二）王氏以劉夢得蘇東坡白仁甫爲一組，其風格可概以豪放目之，徵錄作品如下：

劉夢得「平蔡州」——「蔡州城中衆星死，妖星夜落照壕水。漢家飛將下天來，馬箠一揮門洞開，賊徒崩騰望塵拜，有若羣鷃驚春雷。狂童面縛登檻車，太白天無雲從了。相公正容來鎮撫，常侍郊迎負文弩。四人歸業閭里闌，小兒跳浪健兒舞。」

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山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

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白仁甫『梧桐雨第四折』——『自從幸西川，還京兆，其的是月夜花朝，這半年來白髮添多少！怎打疊愁容貌！』

註（三）王氏以李義山歐陽修馬東籬爲一組，其風格可概以清雅目之。徵錄作品如下：

李義山『馬嵬』——『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鷄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季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簾幙無重數。金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台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梨花，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馬東籬『漢宮秋』第三折——『則什麼留下舞衣裳，被西風吹散舊時香。我委實怕宮車再過青苔巷，猛到椒房，那一會想菱花鏡裏妝，風流相兜的又橫心上。看今日昭君出塞，幾時似蘇武還鄉！』

註(四)王氏以溫飛卿秦少游鄭德輝爲一組，其風格可概以輕綺目之。
徵錄作品如下：

溫飛卿「利州南渡」——「淡然空水對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波上馬嘶看櫂去，柳邊人歇待船歸。數叢沙草羣鷗散，萬頃江田一鷺飛。誰解乘舟尋范蠡，五湖烟水獨忘機！」

秦少游「踏莎行」——「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柳江自幸遶柳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鄭德輝「倩女離魂」第三折——「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着數萬里，爲數歸期，則那竹院裏刻徧琅玕翠。」

註(五)王氏以韓昌黎張子野宮大用爲一組，其風格概以桀驁目之。
徵錄作品如下：

韓昌黎「山石」——「山石荦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

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
 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
 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
 時見松懸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
 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
 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
 安得至老不更歸！

張子野『熙州慢』——『武林鄉，占第一湖山，
 詠畫爭巧。鶯石飛來，倚翠樓烟靄，
 清猿啼曉。况值禁園師帥，惠以流入歡謠，
 朝暮萬景，寒潮弄月、亂峯回照。天使尋春不早。
 併行樂，况有花愁花笑。持酒更聽紅兒，
 肉聲長調。蕭湘故人未歸，但目送游雲孤鳥。
 際天杪。離情盡寄芳草！』

宮大用『七里灘』第一折——『自從夏桀將禹喪，
 獨夫殷紂滅成湯。丕顯立弔民伐罪，
 丕承立守緒成康。瑤池上延開穆滿，
 湘流中浚殺昭王。自開基起運，立國安邦，
 坐籌韓幄，竭力邊疆。百十萬陣，三五千場；
 滿身矢簇，遍體金瘡。尸橫草野，鴉啄人腸。
 未曾立兩行墨跡在史書中，却早臥一邱新土在芒山上。
 咱看這富貴如蝸牛，角半痕涎沫，功名似飛螢尾一點光芒！』

版出社版出周中

風 國

刊 月 半 出 暫

本刊主旨在
 以活潑新穎之姿
 態及短小精悍之
 文字，以現代知
 識及濃厚興趣供
 給讀者，於三十
 一年十一月創刊
 ，現擁有全國五
 萬以上之讀者，
 其價值可以想見
 。零售每期三元
 ，訂閱半年卅三
 元，郵費三元。
 歡迎訂閱。

中周百科叢書第一輯之一

談 詞 曲

售價每冊

外埠加收寄費一成

著 者 王 國 維

發 行 者 中 周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文 化 建 設 印 務 局

重慶民生路二二六號
 附一號二樓
 廠址：南岸敦厚上段
 二十六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儒家哲學及其修正
馮友蘭

宋元學案

胡秋原提要

明儒學案

胡秋原節補

蔣主席的哲學思想
張鐵君

立達要旨

陶英士選輯

談詞曲

玉國維

談小

劉胡

詩詞作

黎

今古奇

于文選

回家以後

歐陽予倩

女優泰倚思

徐蔚南摘譯

政治

將君章
不毀卷

政治

梅蒂

政治

克魯斯曼

蘇聯的政治思想

思想

韋伯

中美英蘇憲政運動教訓

邵力子等

中國工業化的輪廓

翁文灝

中國經濟建設之路

吳景超

中國農業建設的輪廓

姚公振
顧翊羣

世界工業建設注話

注話

曾昭掄

利潤制度的替代

韋伯

廿四史解題

姚薇元

社會演進上中西殊途

梁漱溟

藏苗兩區採風記

亦峯
胡慶鈞

美國印象記

桑德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3188B